

抚摸汉朝



王俊义 著



时代作家文库
中国文联出版社

Iv67/

20/12

抚 摸 汉 朝

王俊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抚摸汉朝/王俊义 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5
(时代作家文库)

ISBN 7-5059-3251-9

I. 抚…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768 号

书 名	抚摸汉朝
作 者	王俊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封面设计	刘显中
印 刷	北京海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78 千字
印 张	7.125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251-9/I·2461
全套定价	118.00 元
本册定价	19.80 元

心灵深处的抚摸（代序）

王剑冰

认识王俊义有很多年了，他搞小说，整戏剧，要散文，弄得都挺好，且不费力气，无痛苦状。对了，他高兴起来还会玩诗。文学行当聚会，哪个行当都会想到他。我新近读到他的一本小说集，叫《蓝淇河，淇河蓝》，读着跟看电影似的。不过我认为，俊义写散文是大弄家，一九九五年河南举行“南阳作家群作品研讨会”，我在《南阳散文创作漫谈》中专有一段论述俊义的作品。这段议论许与俊义的追寻相近，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期召开的河南青年创作会上，俊义嘱我为他新出的散文集《抚摸汉朝》写段文字。

我总是费琢磨，是什么魔杖使远在伏牛山区的王俊义如此精透？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农家孩子，骨子里却有着清醒的反叛意识；他没有进过正牌的大学，却熟读各种书籍，尤其西方文学。他说着地道的南阳土话，初给人的感觉是有些木讷，谈起来却充满机智、幽默与思想，让人沉浸其中而忘记时间，他的文笔老到、生活而深刻。一九八四年，《散文选刊》邀王俊义和周同宾从南阳来帮助选稿，俊义竟穿了双草鞋在省城的文化大院里走来走去。他的人与他的文是草鞋与智慧的浪漫，这许是大家风范。

读王俊义的散文，更多地是感受到精神的辉耀。那种隐含在

字里行间的思想，仿如我在山海关古城墙看到的砖缝里蕴满的夕阳的光芒，多少年后仍历历在心。散文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指出：“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的人类情感。”这种人类情感我以为就是隐忍某种个体的悲欢，以更大的自然凝视生命体验，以理智的思索及深沉的情感观照人类文明。这是对一个艺术家的高要求。而在王俊义的散文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点。感受到他的心理与外界的强烈的对撞及在躁动不安中的矛盾与困惑，一如他的生存状态。因而他的散文与同是乡村出来的作家不大一样。在王俊义的文章中，处处感到一种逆光，从对生活的态度上，对乡土的认识上，对艺术的追寻上。作为一个乡村汉子，他已远远走出了他的幼年的天地和青年的局限。他的魂灵在飘升着，他考察废墟，抚摸汉朝，与陶罐对话；他感知西蒙，走访肖洛霍夫，拜望海明威，凝视纪伯伦；他一忽东方一忽西域，一忽沉积的历史，一忽迎风而来的人物，他在整个地球上探巡。他显得很自信又很不安，显得很庄严又很随意，显得很大器又很猥琐。他不知在与谁较劲，与谁争斗。但从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同他自己。

当王俊义从他所在的西峡小城出发绕一个圈子又回到这个小城的书桌之后，应该说 he 近年完成了思想的成熟。“你从这儿出发，你就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拥有历史和未来的男人，一个真正的不刮胡子不加修饰的近乎自然的男子汉。他的执著和坚毅会陪伴他跋涉完自己漫长而短暂的一生。像从辉煌走向废墟一样，从废墟出发的人们，只要他是从他的祖先的遗言出发，身上和头颅上又刻满了祖先焦灼的目光，无论他跋涉了多长时间，辉煌的城堡总会在一个黎明出现”（《废墟印象》）。王俊义在《废墟印象》这篇散文中展现了一种表象的深层思考，一种对传统、对历史的再认识，一种模式的重新结集与组合。我读过他早期写的

《我崇拜他们》，痛彻淋漓地展示了一个多年藏于深山的农家子弟的新眼界、新观念，他在歌颂的同时，抛弃和毁灭了心底固守的东西，这些东西许多都是小农性的。因而在他的作品里，歌唱中含有眼泪，呐喊中带有奋争，嘲笑中带有批判。他的《一个世纪儿的雕塑》是他站在南阳盆地边缘俯瞰狭窄人生及大社会的感叹与宣言，他抛洒自我，撕碎各式各样的面孔，张扬清醒时的灵魂与迷失的狂想，索寻雨落狂风中的梦幻童年，呼唤世界的原来面目，真是有股玉壶敲缺，横槊而歌的气势。他写《抚摸汉朝》，实则是在抚摸某些渐渐远去的文明，寒冷的文字中充满感叹与惋惜。“我们抚摸的汉画手感是粗糙的，但在粗糙里我们触及到了一种汉代人气质中特有的原始状态。他们离自己的祖先更近一步，就保持了人类更原始的心理和更原始的粗糙感。我们今天离祖先远了五千多年，我们丢掉了人类许多原始的东西，变得精细了精明了也变得萎缩了琐屑了。”王俊义在《辉煌的湮灭》中有一段阐述，不长却不失为警句，他在提示什么，或者说揭示什么，他之所以名之曰《辉煌的湮灭》，自有他的深意。“人类中某一个人从辉煌到消亡的过程是相当短暂的，有时短暂得让你还来不及稳固的一瞬间，就一闪而逝了。特别是意欲里的辉煌，没有走到记忆的深处便被遗忘了，像遗忘一枚掉在路上的胸针一样毫不在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为了能洞烛一切，不仅需要睁开眼去看周围的事物，而且还必须学会怎样才能看见。”这就要求作家“抚摸”不只是表象的抚摸，而是心灵深处的抚摸。王俊义能够把立足点放到一个浓厚的大背景中去，因而他的文字哪怕只是写了一滴水，也映射出了太阳的光辉。他写《故园的寨墙》，认为寨墙对于故园是生命与文化的象征。他觉得每一块砖石里都渍着先祖的血与泪；每一个城垛上都漂泊着生命的礼赞。然而他更认识到“寨墙是男人们构筑的又是男人沉重的铠甲，许

多朝代的男人失去了应有的坦荡和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纵观王俊义这类散文，同当时正火热着的“大文化散文”可谓并驾齐驱，然而又是什么原因没有使王俊义走红而被人重视起来呢？文学中的某些现象有时是很难有个明白的解说的。或许是自我炒作的缺欠，或者是个人策划下的群体炒作的不足，这二者是他性格中所不具备的东西。

从王俊义的散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睿智、深沉、成熟，也看到了他的本真与善良。王俊义默对着一具灰色的陶罐，他能将陶罐看成一个古典女性：“它的脖子长长地伸向没有头颅的嘴巴里，鹿一样的腴腆又热烈的爱情方式，是古典女人们在离开男人们之后长夜里的缅怀。”“陶罐的肚子硕大但线条极流畅，它在孕育生命又为生命构织着甲胃，它在宣告着女人蕴含着生的性灵时是至尊至美的，从形体到灵魂都沉没在创造的欢乐里。”这种审美的感觉是知性的、文化的，在这样的文字中我们的感情会变得湿润起来，会产生阅读的情感与共鸣。王俊义在《比人类更沉重》中描写了矫健凶悍的鹰，也描写了温柔的鹿。他把最纯美最善良的语言用在两种动物身上，而后写出亲历的一次“野味”的饕餐。“人是人类中一个小小的分子，任他怎样的悲天悯物和多愁善感，也不会将怜悯之心施于所有与人为善的动物。”读了《比人类更沉重》，内心隐隐感到，人类某种自私的残忍的一面，在人类理智的时刻，自己会感到汗颜。

如果说王俊义在写故园、写汉陶之类的散文中还有一点农家后代的话，在他的《一个愚者的宁静笔记》中却是一点也不存在了。这一组散文完全是一种文化与文化的交谈，思想与思想的碰撞，个性与个性的试比。读着这些篇什，我又一次透过纸背审视着王俊义，这个长得有点“西化”的高鼻梁红脸膛的地道的伏牛山区的汉子，他的精怪或者说聪敏着实在他的散文中

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多人看中原散文，如同看中原的其他文化形式一般，乡土、古朴、厚道，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好意不是坏意。但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还将中原的散文同“红薯蛋”、“山药蛋”联系在一起，就有些可怕了。我们主张我们的文章生活、自然，主张身处百年老土的作家深挖故乡的这口井，但我们并不希望我们在乡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总是圈在一个小的天地间。生活的概念是一个泛意的概念，关键还在于一个眼界问题，一个文化意识问题。我曾在《南阳散文创作漫谈》（95. 2. 11〈文艺报〉）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如何突破自己，是南阳散文作家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这里有两点，一是意绪型的作家作品是否应该再现实一些，生活的底色再浓重一些，显露作者的本真个性及时代特征再多一些。二是代表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写具象的乡村生活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之后，如何将南阳这块历史积淀十分丰厚的土地同文化氛围与时代态势联系起来，加大思想的框架，深刻社会的内涵，使自己的作品透出一种磅礴出盆地的大气来。五年过去，我们赞赏王俊义突破成功的同时，也希望俊义能够不断地突破自己，坚守一块精神的高地，播种出一片自己的散文绿地来。

2000年3月16日

目 录

心灵深处的抚摸(代序)

王剑冰

聆听遗址

废墟印象	3	
抚摸汉朝	13	
辉煌的湮灭	21	
水与种子的灰罐	30	
预言与宗教的陶鼎	34	
鸛鸟与新石器时代的河流	39	
故园与寨墙	46	抚
土城与飞翔的羽毛	53	摸
比人类更沉重	60	汉
		朝

一个愚者的宁静笔记

西蒙的葡萄园	71	
禅宗的川端康成	75	
黄昏的蒲宁	79	
彷徨的海塞	83	
在时间里幻灭的艾略特	86	

目 录

F U M O H A N C H A O

神秘与孤独的马尔克斯	92
20 岁的聂鲁达	97
触摸死亡的肖洛霍夫	103
玛雅的帕斯	108
枪口下的海明威	116
尊贵纯洁的殉道者帕斯特纳克	124
珍爱怀疑的希姆博尔斯卡	130
回归微小的纪伯伦	133

村路领我回家

月亮领着灵魂走	139
黑土的声音	160

散文的另外形式

枪毙沙皇	199
王妃的灵魂审判	212

抚
摸
汉
朝

聆听遗址

废墟印象

A

故乡苍茫的山峦间，有条被野草掩藏的苍苍茫茫的小路。它曲曲弯弯、坎坎坷坷，避开了耸立的岩石和伟岸的野松。站立在这条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小路旁边，你总想为它写出一段极美的哀歌。

在这条幽远的小路旁，站立了一座坍塌了的庙宇。瓦砾碎块堆在倾圮的墙壁间，顽强的枸杞子从瓦砾的缝隙间顽强地挤出来，春天吐几个嫩黄的芽尖，秋天瘦长的枝条便结满了血红血红的枸杞果。鸟儿一只一只飞来飞去，给破了的宙宇一点生机。

坍塌了一半的墙垣却又滋生了新生命的兴盛。偶尔，几条绿色的小蛇从瓦砾堆里吐出雪白的蛇信，扭动着从一个个角落滑向另一个角落。墙的内侧，长满了潮湿苍青的苔藓，一块一块地衔接起来。几千年的晨钟暮鼓随着岁月消失了，过往的香火也已无影无踪。

我不知道它的过去，曾经有过多少辉煌的壁画，述说过多少

震撼蒙昧心灵的故事；也不知道，它的雕梁画栋肥佛胖神有多少迷伤的色彩，曾使朝觐者祈求者的头颅和灵魂虔恭地低垂叩动，编织了多少难以破译的生命密码……我只知道枯叶一层又一层地覆盖着，日子一片又一片地凋落。

何况，在荒凉的小路边，废墟是不被记起的。只有雨后的傍晚，彩虹的一端伸进废墟的瓦砾中间，一端延伸在浩淼的蓝天里。这时，一群牧童去寻找瓦砾上虹的碎片，童稚的语言惊动了苍老的废墟。我们什么也没有寻见，就在瓦砾堆中唱起了无词的歌谣。而在落日溶溶之时，红润之色从西边的天幕扯到遥远的山峦间，浓浓的森林和野性的荒丘都浸泡在血色里。废墟的豁口处，残阳汨汨地流出来，一缕缕流向森林里的草丛和无边的峡谷。它的站立，让夕阳涂抹得悲怆荒凉，颇见几份侠士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风骨和肝胆。然而，这一切，对于废墟只是偶然的一瞬，风掣电驰地走来，又风掣电驰地离去。废墟上，永远是萧条和孤独，冷漠和空寂。更不说，我们这些牧童，今天掀掉一块砖头，明日抛去一块瓦砾，一会儿在废墟上拉屎撒尿，一会儿又用脚步踏践它那绿色的苔藓。反正，被时间遗忘或摧毁的东西，无论智者和傻瓜都不会珍视它，不论它从前是如何辉煌，如何被人崇拜和礼赞。

在一个早晨，我莫名地走向废墟，走向它那灰蒙蒙的骨骼般的影子。我惊羡了：在它的大青砖的裂缝中间，爬出了一条青青的细细的藤蔓，从废墟的一端缠绕向另一端。青翠的叶子零零落落的几片，在灰旧的墙上缀着，生命的原动的色彩饱满勃起，似乎充满了永动的能力。大自然和人谁都无法阻挡它的进军，任意地让它从废墟出发绿向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废墟让这一青色的藤蔓装缀得活灵活现了，洒脱飘逸了，过去的沉沉入睡，就是为了孕育一个崭新的生命啊。

我顺着藤蔓走。它的顽强就象废墟下的小路一样曲折和柔弱，从它爬过的地方，留下了鲜嫩的枝须。风吹来了无数次也没有吹掉它，它把废墟上的阳光和水份吸吮了，它几乎成了废墟的灵魂。在藤蔓爬到废墟的制高点时，就绽开了一朵猩红的花。

这朵花，是生命的极致，是完美的极致。六个花瓣向内侧卷曲着，护围了一盘淡黄的花蕊。它开得从从容容，不亢不卑。在这被遗忘的废墟上，它冷冷清清、默默无语，这更增添了它的魅力。它的热烈的明亮的色块把遗忘和淡漠征服了，开在遗忘的地方的花朵是最令人难忘的花朵啊。

B

我居住在一条至今尚未污染的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城里（据说孔子的《诗经》把它描绘得充满了爱情和性欲），走几百米就是淙淙流淌的河水，就是郁郁葱葱的群山。我和自然很近，我和那种近乎禅的落叶飘后有风声的净界很近，然而，离我更近的，是我们祖先的声音，是我们的祖先围着篝火唱着歌谣啃噬滴血兽肉牙齿磨擦的声音，是我们祖先无意的欢乐却繁衍制造了人类交媾的呻吟的声音……因为，在我赖以生存的河流旁，我的祖先几千年上万年之前就依赖它生存了。今天，在河流旁的一座山岗上，站立了一座质地粗糙价格低廉的纪念碑，昭示祖先们的颅骨和血肉溶合在这些微微发红的土地上。生命和头颅在远远逝去的日子也同样地粗糙和低廉，智慧和创造放在今天的背景下也同样是古拙和幼稚。

我和穿红格格上衣的东北男人刘元举去寻访这座远古的废

墟，是在初冬的一个晴朗的下午。他血红的衣服在光秃秃赤裸裸的冬天特别耀眼，如同荒漠里跑来一只硕大的加拉加斯红狐，让我们暴露在人们惊诧的恐怖的目光里。我们踏上山岗，在刚刚刨过的赭红的土地的一端，是一面劈挖了许多年的暗红的悬崖，上面生满了枯黄的白草和细细的葶苈子。日久的雨在悬崖上淋出了蜂房一样的洞穴，一点点布满了悬崖粗犷的面孔。宽阔偌大的悬崖下面有一个农夫，在一块水泥板上摆脱落了的锄头，叮叮咣咣的声音从悬崖下面向四处流溢。

那块水泥板就是这块废墟的纪念碑。它相当地粗糙相当地简单，半个写字台大的水泥板被两根短短的水泥桩支撑着，就标志了一个部落悠远的兴盛和衰落。我和他双手抚摸这座动感的甚至说有些血脉一样流淌的青色小碑，把那些十分茫远的莽莽野林，把那些被岁月沉淀的猿鸣鸟啼，把那些收藏了许多年许多年火种的洞穴，把那些举着青石击凿石器的声音，都抚摸出来了。我们庄重地读着小碑上面短炼的文字：

老坟岗遗址 (新石器时代)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一座偌大的山岗连接了苍茫的数不清的山峦，祖先们的森林就在山峦的南侧。他们的呐喊和消失了的森林一样成为历史的空洞，他们的挣扎和勤谨同飞去的不归的鸟族一样成为岁月的虚无。那些原始的森林呢？那些鹤们鹰们呢？都在子孙们的蛮荒的火苗里抡起的板斧之中和燃起的炼钢炉子里消失了，变成了一点希望的灌木丛，剩下了白白的嗟叹和怨尤。他们的茅篷他们的篝火呢，都和日渐干涸的清流一起漂散如日子的泡沫。他们的河草和鱼族呢？都被日日消蜕的荒滩的沙砾所湮灭。假若祖先们突然从遗迹的碑下站起来，向我们寻找他们的浩

浩荡荡的河流，我们只有瞠目结舌，我只好说如同祖先制造了一些废墟一样，我们正在用我们的双手制造另一些废墟。

我们面对遗址的纪念碑，我们的大脑空空洞洞了，我们的躯体飘飘缈缈了。一切森林的繁密，鸟群的集结，兽类的奔波，河流的汹涌都成为老掉牙了的另一些世纪的残梦，寻出的碎片却拼接了这座简单的碑和短炼的碑文。我们从它的简陋里看到了一种被遏止的力量，一种人类自身使自己渺小的根源。原来，使自己失败使自己毁灭的是人类自己啊。我和东北的男人刘元举都对着这座小碑拜了几拜，不知道是为历史还是为今天。我们又一次抚摸小碑却摸到了一个小小的豁口，这是哪个农夫的锄头碰击的啊。新鲜的伤疤在碑上铭刻，没人包扎没有痛惜，过一些日子连这个小小的纪念碑也会变为另一个废墟。不远处，攥紧了锄头的农夫正在挖着一垅晚耕的红土，播种自己耽误了的季节。你能埋怨农夫吗？不能。我们的祖先也曾在这儿用石器播种过，我们的祖先包括我们自己也依然是农夫啊，我们能咒骂自己咒骂祖先咒骂自己的今天和过去吗？

“你们到岗上找石斧吧，”农夫对我们说：“方田中央的坟墓上，有刨地刨出的石斧，捡拾的人一群一群的。”

我们在坟墓的枯草里低着沉重的头颅捡着石块，捡一个丢一个，一个比一个接近历史教科书中石斧的形状，只是都残缺不全都破破碎碎。把几个坟墓上的石块扒拉了一个遍，刘元举兴奋地举着双臂，对着空静的天空大喊：“我捡到了。”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石斧，和历史教科书上的一模一样。他坐在地上粘了一屁股红土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只在这一刻，他看到了古老粗糙石器的价值，原来是比许多东西都珍贵啊。

“我打了一套极现代化的书柜，把这石斧放到里边，能镇住沈阳许多文人墨客。”他一边用指甲剔着石斧上的泥土，眼睛里